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瞞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瞞。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音莫。搆反。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

呼韓邪單于

師古曰揮音纏與音郁鞬音居言反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

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

共讒右賢王言欲

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

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

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

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

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

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

隆按提出凡五單于句總束上文而後叙其互相并滅纒不亂茅坤曰匈奴爭而為五單于於是並以附漢矣

王維楨曰以下次匈奴自相攻擊處以東西南北為眼目相點次甚明

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關敦地

師古曰關音踞敦音頓又音對

其明年呼韓

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

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

師古曰噶音力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

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

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瞽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

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

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

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

師古曰呼遼累者其

王維楨曰以下  
次呼韓邪郅支  
兩單于始末法  
度嚴整不減史  
記

官號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

本上氣力而下服役

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

以馬上戰鬪為國

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

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

師古曰為諸國

之長帥也

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今卑下也

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

郭而居也

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

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

秦觀曰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于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于甘泉之宮夫孝武用武之主也宣帝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于前守文之

君乘弊而取于後亦其形執使然無足怪也黃震曰犁其巢穴固弊中國納其內附亦弊中國嗚呼誤哉王世貞曰武帝之強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強也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

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

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

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

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

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璽古戾字戾草名也。以

吳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字本作彘其音同耳。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

放。檠戟十。師古曰檠戟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長平涇水上阪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

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

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古

曰糒乾飯也音備 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

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

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者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

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

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

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

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

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

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

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

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擊故云逢擊 因北擊烏揭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

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

茅坤曰漢之為恩於呼韓極矣

隆按不畏郅支與前郅支敗呼韓邪相應

茅坤曰曰昌此約未為不是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颯脫皆殺之師古曰於颯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

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昌

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

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

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

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

茅坤曰此可見胡困則入臣臣亦必不可久傳曰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以老

信

隆按呼韓邪竟北歸庭句了款塞一案且與此卷首可相應王維楨曰看他說呼韓邪事完又接到支說支完又接呼韓邪又旁及烏孫康居諸國皆可謂極力摹寫最湊泊有情

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  
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  
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支既殺使者自  
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  
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  
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支令居之也長  
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支支素恐又  
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  
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支支人衆中寒道

予坤曰呼韓附漢既被寵護之隆矣竟寧時不罪呼韓之歸故國也又于其入朝再加寵遇過矣

翁萬達曰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家短作內幕且注而呼韓稽顙

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  
發兵即康居誅斬支語在延壽湯傳支既誅呼  
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  
今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  
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  
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  
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  
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顧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陳仁子曰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臥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媿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滑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未婿漢庭而據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候應之言蓋漢之所恃以存者

凌約言曰侯應所錄十事洞虜中肺腑非又諳透務為國家深謀遠慮者不能有此言

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羌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

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邊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與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往者從軍多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

信

唐順之日愈出愈奇

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平之。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

茅坤曰。不以詔諭而以口諭。以候應所言不可聞之敵國也。陳仁子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辭委曲。有兄弟之和。讀元帝賜單于書。其辭峻截。有父子之嚴。文帝也。文帝當夷狄之強。故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分。所遭不同。所處亦異。

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

茅坤曰伊秩訾  
亦有識者

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  
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  
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  
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  
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  
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  
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  
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  
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于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  
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  
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  
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

胡續宗曰兩闕氏以婦人而能持大義立論慷慨若此孰謂匈奴無人哉

隆按復妻王昭君與前父死妻其後母句相顧

關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又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

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

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

為復株紫若鞮單于復株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

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

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紫單于復

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

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

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

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

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

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

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訕體稱臣列為北藩

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

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

陳仁子曰國家受降各有其義伊邪莫演為其主貢獻非自以地來者比而乃欲受之一則失國家之體二則生遠夷之黨三則開奸叛之門而况出于匿詐以降乎若無谷永杜欽之謀適以見笑于夷狄爾

血濬曰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

以誠信待夷狄之道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十一

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  
 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  
 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亂也音  
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  
 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  
 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  
 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  
 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

鞬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昞留斯侯入

侍。師古曰昞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

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鞬單于。車牙單

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

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

斯立為烏珠留若鞬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

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

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那單于之闕氏。遣子右

股奴王烏鞬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十一 五六元

茅坤曰斗入漢地者豈即漢武時衛青所取河南朔方而因棄上谷之斗時賜造陽地于胡者耶

宋祁曰關音作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

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

也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

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

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

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

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

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

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

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

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

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

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駱音塗未曉其形狀所

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

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

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

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玉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且

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

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

茅坤曰漢不認藩之求地而以擅稱詔聞又特

徙藩為濟南太守得體

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音古曰夷音竹二反震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震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震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

盧辯治曰楊子雲好奇字其文有典引解嘲劇秦三篇皆用整牙語獨此書平正而疏爽雖推之賈誼中不亞也  
隆按漢與匈奴從此隙一句是綱以下總明所以致隙之故是日  
又按傳中所載秦漢以來匈奴強弱叛伏之變揚雄一書括其大概矣第其所

游亦摠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二十萬眾困於平城

謂單于歸義  
上世遺策則內  
夏外夷古今大  
義如必欲腥膻  
醜類皆稽顙來  
朝而後為遺後  
之策也乃秦皇  
漢武誇大喜功  
之私心非帝王  
大中至正之道  
也

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畫之臣其眾師古曰石言堅

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

免之計其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

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

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

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

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

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佰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

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

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

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

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

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

也廬山匈奴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

奴中山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

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

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

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狼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

茅坤曰兩條戰守之計總上

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

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

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

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蹈也姐

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固已犁其

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

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

茅坤曰借南夷以形北虜之難制

隆按去句以下  
正漢與匈奴從  
此有隙處

隆按夫明者一  
轉總收一篇意  
而應之

半坤曰此一轉  
又明功事體

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

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

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

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

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

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不然豈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戰擊於外師古曰戰擊言使車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六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

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埋者堆形如土迺以制匈奴也

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

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

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

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

隆按此書末句

與首句相喚應

陳仁子曰甚哉

處夷狄之難也

不受則失其心

受之則費其財

姑以宣帝甘露

之賜觀之金珠

車馬之費勿論

此當是時錦繡

綺縠雜帛止八

千匹至建平加

至三萬匹哀帝

之事力不如宣

帝費則四倍于  
宣帝雖獲亦遠  
之虛名深費國  
家之實力酌而  
處之既不卻其  
朝又從裁其賜  
揚雄似欠一言  
而漢庭公卿亦  
無以處此吾故  
曰區處之難  
隆按揚雄之書  
誠是已已而許  
其求朝而帝竟  
以六月崩豈或  
言亦有據耶事  
之偶合有如此  
又按先提是時  
漢平帝句于前  
為恭開蒙匈奴  
起案

徐中行曰單于  
上書稱臣秦以  
來所未有迺于  
平帝之冲年見  
之是豈一時所  
能致者

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

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苑單于知之加賜衣三

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

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

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

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

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

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

盛異於前。師古曰以此事取說於太后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

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

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

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

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

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

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

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

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

隆按曰已受曰不當得受曰不得受曰勿受曰得受之曰逆受曰皆不得受意脉自貫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

之材略之雄處然卒以四條啓彙於胡大較中國御夷貴正而靜不貴奇而動又曰夫名之一與二何損益于朝廷之上哉恭特挾漢累世威以迫脅匈奴而因以為功於太后耳

師古曰與墜書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東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時常稅是以求之會豪縛到懸之會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授單于印綬。師古曰：綬者印之組也。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

王維慎曰：以下指次左姑夕侯蘇從旁兩止單于勿與印綬情事一一如暗

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

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

隆按總上三事一束見單于怨恨中國之故結吐赴可

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族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繫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師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閻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凌約言曰賊莽篡漢蠻夷尚未肯帖然而當時衣冠竟甘心爲之臣妾豈非綱常一大變乎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

直德秀曰尤所  
謂三策蓋上世  
不征其上也然  
周宣之世戎狄  
內侵豈容不征  
之及境而返不  
策師深入似亦

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

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霍擊以創艾之。此又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顯論用兵利害。奉固不足為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邪。

蠱之螫。毆之而已。

師古曰蠱古故字。古音育。螫音式。亦反。

故天下稱明。

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

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師古曰袁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

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

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

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

茅坤曰趙充國亦嘗議及此

徐中行曰伐胡不過百日蓋止計往還之一度而言耳若兵連禍結繩繩不解只一武帝之提兵至二十年而後已耳僅百日已耶

隆按嚴尤所論五難老成長慮有趙充國屯田十二策遺風

隆按提物北邊一段又通前一束見邊塞自奉

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餽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糒古釜字餽釜之大口者也餽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

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

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  
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  
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  
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  
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  
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  
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  
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  
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

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  
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  
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  
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也。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  
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  
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  
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

宋祁曰：厨字上  
當有石字

送歛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

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

刑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

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

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歛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

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

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

隆按單于貪莽金幣三句與上單于貪莽賂遺一段同意

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

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

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

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

盜如故咸歛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

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

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

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

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

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

漢書卷九十五匈奴傳第六十五

茅坤曰莽之欲出兵以輔立單于何哉

云女弟當戶居次于醯積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奢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土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

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

唐順之曰此篇議論叙事夾揅最為奇作而中間以仲舒之論貫串武宣王莽之事亦是筆力變化

漢書卷九十四

又曰漢書大文  
字  
茅坤曰三代以  
來御夷之概亦  
且盡之矣  
隆按通篇論和  
親征伐俱非御  
夷長策而來則  
懲去則守者斯  
合先王以不治  
治之道也正  
意臨末乃見

者天子守在四  
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  
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  
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  
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  
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  
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

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  
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

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  
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

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

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

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

唐順之曰欲抑先揚

茅坤曰宋人直犯此弊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

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

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

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

於民遠行貨賂剝削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

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

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院權時

六坤曰故呼韓  
邪以下推本言  
之

丘濬曰班固引  
仲舒之言和親  
而斷之曰仲舒  
之言漏信乎其  
漏也仲舒此言  
蓋與賈生五刑  
之說略同後世

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

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

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務  
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

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

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

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

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

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  
昧貪也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也。師古曰媿  
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外內。師古曰物土  
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  
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差遠近異制。或脩

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貧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

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

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

亦有用之以弭  
禍息爭者矣。然  
卒無益焉。杜費  
民財損國威爾  
茅坤曰仲舒之  
言句串前應轉  
唐順之曰此下  
纔發出正論

丘濬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終

